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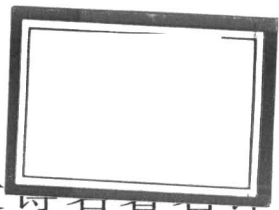


现代散文诗名著名译
Une Saison en enfer

地狱一季

[法] 阿尔蒂尔·兰波著 王道乾译

花城出版社



现代散文诗
Une Saison en enfer

地狱一季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地狱一季

(法) 兰波 (Rimbaud. A.) 著. 王道乾译.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4. 5

(现代散文诗名著名译)

ISBN 7-5360-4295-7

I. 地 ...

II. ①兰 ... ②王 ...

III. 散文诗 - 法国 - 近代

IV. I565.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20888 号

责任编辑: 林贤治 张 懿

技术编辑: 赵 琪

装帧设计: 林露茜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惠阳印刷厂

(广东惠州市南坛西路)

开 本 889×1145 毫米 32 开

印 张 4.25 2 插页

字 数 50,000 字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6,000 册

书 号 ISBN 7-5360-4295-7/I·3448

定 价 10.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总序

彭燕郊

十九世纪中叶以来，随着诗歌观念的更新，诗人们开拓了诗歌内容的新的领域，进行了诗歌表现形式和表现手法的多种实验，现代自由诗和现代散文诗的出现，标志着诗歌史新时代的来临。

法国从贝尔特朗、波特莱尔、兰波、洛特莱阿芒到圣·琼-佩斯，美国从惠特曼到艾伦·金斯伯格，在现代诗节日庆典般喧闹的进军中，散文诗最为引人注目。从传统的诗歌观念看，现代散文诗无论内容和形式都是挑战性地富于叛逆精神的，它是新的思维的诗，新的语言的诗。贝尔特朗、惠特曼所发现的新的诗歌素质，新的韵律，以及他们以后的诗人们通过不懈的热情探索不断发现的诗歌艺术发展的新的无限的可能性，有力地激发了全世界诗人。波特莱尔曾说，他是看了二十遍贝尔

特朗之后才写他的《巴黎的忧郁》的；惠特曼第一个打破了诗与散文的严格界限，使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高度散文化的诗和高度诗化的散文的奇妙结合，惠特曼的自由诗至今还在推动现代散文诗的发展。他和贝尔特朗、兰波、洛特莱阿芒的影响都远远超出诗的、文学的范围，尼采从《夜之卡斯帕尔》得到启示，兰波散文诗提出的“通灵说”和“语言炼金术”把文艺推向新的高度。惠特曼被美国的敲打派和新超现实主义、洛特莱阿芒被法国超现实主义奉为祖师，他们的作品被视为“圣经”，在热情的探索者中，马拉美，艾梅·洛厄尔，阿拉贡……都是令人难以忘怀的，他们的建树是不可磨灭的。继他们之后，现代散文诗作为最具活力的新诗体，很快地在俄国、南欧、中东、拉美、日本和我国得到发展，现代散文诗名作在现代诗优秀成果中占有很大比重，获得世界性声誉的散文诗人更多了，这种势头不能不叫人想起文学史上那些诗运代兴时期的盛况。散文诗曾经被视为处于两个遥远的极端而被人为地凑合在一起的异物，传统观念习惯于把它当作无足轻重的“小道”，今天，经过诗人们的努力，它已发展到不仅包容了自由诗，而且像圣·琼-佩斯的《航标》、《阿纳巴斯》、《流亡》，艾伦·金斯伯格的《嚎叫》、《卡第绪》所显示的那样，有着将在很大程度上取代自由诗的趋势。它是否会像自由诗战胜格律诗那样，成为诗歌形式发展的必然结果呢？诗歌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一场巨大变化正在悄悄地然而不可遏止地进行着，这已是现代诗人面临的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了。

历史上，我国是诗歌文化高度发达的国家，诗歌和散文都有过辉煌的成就，古代文学作品中已不乏严格意义上的散文诗佳作，只是由于长期的封闭停滞而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我国现代化的进程十分缓慢艰苦，精神界的先驱者们发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很快地使我们从昏睡中觉醒，并满怀信心地参加到创建人类新文明的伟大事业中。中国新文学的最独特成就或许可以说是鲁迅先生的散文诗集《野草》，它不仅是中国，也是整个东方为世界文学作出的最佳贡献之一。《野草》深沉的生命意识是不朽的，在现代诗歌史上，它的意义只有波特莱尔的《恶之花》可以比拟；在现代散文诗艺术中，它和贝尔特朗的《夜之卡斯帕尔》，波特莱尔的《巴黎的忧郁》，兰波的两部散文诗集，洛特莱阿芒的《马尔陀罗之歌》等，同属里程碑式的杰作。可是，《野草》的精神，并没有在中国新诗创作中得到合理的赓续和进一步的发扬。我们还缺乏大手笔，大气象。熟悉现代散文诗发展的历史进程，了解现代散文诗发展的最新动向，已成为作者和读者共同的迫切的愿望。

我们编译《现代散文诗名著译丛书》，就是想在在这方面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我们的初步设想是：尽可能全面地收入现代散文诗自贝尔特朗以来的名作，已有多种译本的屠格涅夫、泰戈尔、纪伯伦等的散文诗作暂不列入，译文均从原文译出，避免转译。译者都是有多年翻译经验的名家。事实证明，20世纪的中国文学，尤其是新诗创作，在很大程度上蒙受了著名翻译家的译笔的沾溉。

各书均有译者写的较详尽的评介、必要的注释和有关资料，希望能借此提供一个现代散文诗的较鲜明完整的轮廓。

我们相信，正在沿着《野草》开辟的新的道路奋勇前进的我们的诗人们，必将为世界现代散文诗的发展不断贡献新的力作。

《地狱一季》题解

王道乾

《地狱一季》由兰波自己编定出版，是兰波作品中独一无二的。可以肯定的是 1873 年 8 月至 9 月交布鲁塞尔的一家由雅克·普特(Jacques Poot)开办的印刷厂(Alliance typographique)印刷。兰波与布鲁塞尔民主派人士有接触交往，可能由此找到这家印刷厂，自费出版，商定先付一笔预付款。据说兰波的母亲同意负担出版费用，因为儿子说此书将可能使他获得荣誉。9 月开始付印，印数五百本。

兰波 10 月去布鲁塞尔，下榻利埃儒瓦旅馆(Hôtel Liégeois)。取到六本给作者的样书，即不耽搁取道返回。警察局在监视他，一张记录卡上记有如下字样：“10 月 24 日，悄然离去。”

回到法国后，他给六位朋友寄发了《地狱一季》样书。魏尔伦在蒙斯(Mons)监狱收到一本，德拉阿伊(Delahaye)和欧内斯特·米约(Ernest Millot)同样也各



作者像

收到一本。在巴黎，兰波仅有三位朋友：里什潘(Richepin)、福兰(Forain)、还有一人不知其名。

兰波为取得五百本书应付清印刷费用，不知什么原因，他没有那么做。或许兰波母亲没有履行诺言，或者是在他离开布鲁塞尔时，书还没有印好。几个星期过后，兰波就对之不再注意，丢开不管了。

书全部滞留在出版商的仓库中。1901年，一位比利时藏书家莱昂·洛索(Léon Losseau)偶然发现此书。七十五本霉坏烧去，其余的留下。1914年7月12日他向比利时藏书家协会(Société des bibliophiles belges)提出他的发现。他将书分赠给一些作家，藏书家协会会员每人分赠一册。帕泰尔纳·贝里雄(Paterne Berrichon)提出抗议亦无济于事。

《一季》写作日期，我们掌握有据，对于我们来说，应是充分的，这是兰波本人提供的。兰波在原作写成在文本后面注上：1873年4月至8月。另一方面，魏尔伦曾画有兰波像，坐在桌前，前面是手稿，在伦敦一处旅馆(public house)，并在他的画上记有“《地狱一季》是这样写的”。(Comment se fit la Saison en

Enfer)。可以下定论：兰波在5月28日到7月8日之间写他的这部作品。

但很多史家不同意此见。有一些史家不接受“4月至8月”这个日期。他们认为《一季》的任何一部分都不是在7月8日动身去布鲁塞尔之后写的，因此，不是在(7月10日)布鲁塞尔事件之后写的。^①尽管有魏尔伦的证明，他们也不认为兰波可能是在伦敦写的。他们的结论是，是在罗什(Roche)于4月11日至5月25日写的。另一些史家同意有一些部分是在布鲁塞尔事件之后写的，但也不同意其他部分写于伦敦。他们认为《一季》有一些部分写于4月11日至5月25日，另一些部分是在7月8日之后写成的。

关于写作时间经过的争论本身是没有意义的。但有两项假设有关对《一季》的解释。如果是写于4月11日至5月25日，那么作品就不包含有关伦敦发生的危机与布鲁塞尔的事件。因此对于题名《地狱一季》就必须另寻其含义。

最大的困难是从1873年初到布鲁塞尔事件这段时间兰波的文学写作计划我们一无所知。

1873年5月，兰波在罗什，工作“相当有规律”，写一部题目叫作《异教之书》(Livre païen)或《黑人之书》(Livre nègre)的书。他在给德拉阿伊一封信中说，这是一些“散文体的小故事”(de petites his-

^① 为理解《一季》的内容，史家注意布鲁塞尔事件，故特别注意诗究竟写于何时(具体的月份)。

toires en prose), 当时已写成三篇, 还有六篇要写。一般人们认为这本《异教之书》或《黑人之书》就是《地狱一季》的雏形。有人认为兰波致德拉阿伊信中说的已写成的三篇, 即《坏血统》(Mauvais sang)、《不可能》(L'Impossible)和《言语炼金术》(Alchimie du verbe), 但这样的假设显然是武断的, 因为无法解释兰波何以称此三篇为“散文体的小故事”。安托万·阿达姆(Antoine Adam)认为从《一季》今本看, 兰波曾运用他的最初写成的片断或零星残稿组织而成, 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可以说《一季》是《异教之书》或《黑人之书》的完成之作。

安托万·阿达姆认为面对这样多的难以确定的事实情况, 健全的方法是对《一季》一部分一部分地加以研究, 确定每一部分的思想, 避免任何系统化的全面观点。文本本身也有待研究考虑。

以现有情况看, 至少《一季》各篇散文诗是在不同的意向与不同的写作时间之下写成的, 但全篇有一个总的思想统辖贯穿其间。写的是震撼兰波精神生活的一幕大戏(drame)的故事, 几乎使他走向死亡或犯罪。他过去对生活是采取愉悦态度的, 后来他宁愿拒斥一切价值, 逃避现实。他因此落入地狱。但有一天他醒悟了。他将接受生活, 没有污迹的生活。他又回到地上人间。

这一轨迹首先在《序诗》(prélude)中描述了。接着是《坏血统》(Mauvais sang), 说明由于怎样的奴性(servitudes)这个为幸福而生的灵魂(人)被拖出他的正道, 而这种奴性, 是最沉重的遗产。一个人从属于一个

奴化的种族，并不是不受惩罚的。他的祖先曾经出入魔巫夜会，或在十字军东征时代走遍欧洲。他是一个原始人，任何社会秩序对他来说都是不相干的。

在《坏血统》之后，兰波就叙述他的《假皈依》(Fausse conversion)，这是一种精神危机(la crise)，在危机中他发现他再也不能成为真正的异教徒(païen)，他的种族的全部过去将他投入神秘主义的诱惑。在他将《一季》出版时，他把《假皈依》这个题目有意改为另一个题目《地狱之夜》(Nuit de l'enfer)，这个题目不那么明确，但含义依旧。兰波从他在地狱这一段时期，给我们带来他的被打下地狱之人手记中几页。他加上的标题是《谵妄》(Délires)，因为他知道这时他已陷入疯狂。

《谵妄》标志着《一季》的最高点。有几段文字向我们讲述如何经过摸索，犯错误，失望，逐步地恢复理性，《不可能》(L'Impossible)一节，是他所提出的有关对于“东方”和智慧的梦想，即科学与宗教的幻想。

《闪光》(L'Éclair)表现的是一切皆空，逃避到梦中，反抗，各种神秘主义——这一类观念。经过这许多失败，堕落，失望之后，前景逐渐一点点地出现，这就是《清晨》(Matin)中透露出来的思想。在荒漠和黑夜之中，诗人在瞩望着天上的星辰。

全剧的终结，是《永别》(Adieu)。路又找到。不再有神秘主义、野心和幻想。兰波找到了他真正的法则(loi)。作为农民的儿子，他回归土地。他有一项义务要完成，这是他每天的任务，既谦卑又严肃。战斗告

终，黎明升起。

关于原草稿的说明

1897年，帕泰尔纳·贝里雄在瓦尼埃(Vanier)处的所有文件中发现有一张纸，纸的正面是《假皈依》的一部分，纸的反面的文字当时不得而知，即散文诗《毕士大》(Beth - Saïda)。

1914年，贝里雄又发现第二张稿纸。正面是《言语炼金术》的一部分，反面是同一章的一部分。他将之发表在1914年8月1日一期的《新法兰西评论》上，同时附发1897年发现的《假皈依》。

上述文本，布满删改文字，难以辨认卒读。布伊阿纳·德·拉科斯特(Bouillane de Lacoste)于是在他所出的《地狱一季》版本中将文字细加辨认推敲，加以改善。他这个文本此后便成了权威的定本。

在瓦尼埃出版社后继人A.梅森(A. Messein)所存的文稿中，又有第三张文稿被马塔拉索(Matarasso)和布伊阿纳·德·拉科斯特发现。这一张文稿的反面写的是两篇福音散文(Proses évangéliques)，但在正面是《坏血统》的一部分。这一文稿现已列入马塔拉索个人收藏之中。这一份文本由马塔拉索和布伊阿纳·德·拉科斯特在1948年6月1日的《法兰西水星》上发表。七星丛书全集本第一版又对这个文本作了改善。

关于序诗

所有的注释家一致认为这首序诗写于布鲁塞尔事件之后，这是明显的。以“最后一次走调”(dernier couac)为证。马塞尔·吕弗(Marcel Ruff, 著有《兰波, 其人及其作品》, 阿蒂埃出版社 1968 年版。Rimbaud, l'homme et l'œuvre, Hatier, 1968.) 持不同意见, 他提出, 按帕·贝里雄所说, 兰波在伦敦曾以为受到某种感染, 入医院治疗。所谓“走调”(couac), 即指这次生病, 不是指在布鲁塞尔挨了一枪。所以前述假设不能成立。

事实上, 理解序诗, 上述问题无关紧要。因为上述两种假设均无妨于认定这里是兰波在叙述他近几年走过的道路。先是对生活抱着欢快的态度, 接着是拒绝了“美”, 再是反抗社会秩序, 逃避和拒绝希望。最后(这就可能与伦敦和布鲁塞尔事件有关), 他又感到接近于抛弃反抗, 重新再回到原初的“盛宴”(Festin)去。不过他立即又有所悟。知道他已经处在撒旦的掌握之下, 是一匹豺狼。他所写的这本书(Livre), 是一个被罚下地狱的人的手记中的几页。

坏血统

这首散文诗篇幅很长, 看来应该列为全诗之首。由于不了解《异教之书》或《黑人之书》的情况, 无从肯

定它是否也在其中。看来很清楚的是，兰波从前摘取某些主题或从已开始写的作品中将若干段落若干片断插入其中。甚至《坏血统》从“异教徒”这一主题以另一种形式改写，或另行写成，前四节就是如此，接下去主题变换，插入了另几页，转到写“黑人”主题，这可能就是第V、VI、VII这三节的来源。第VIII节可能是全诗的收结。（分节是为了便于说明）

由 Garnief 所绘的兰波像（1873年）



I

安托万·阿达姆说《坏血统》有着对于米什莱(Michelet)的记忆的印记。这位历史学家曾对法兰西种族的被征服，始终牢牢牵制于土地，信仰一种古老的宗教，这种原始宗教信仰基督教也未能摧毁，作过解释，对米什莱著作中这种著名的解释兰波是读过的。所以他



1872年兰波在巴黎居住地的街景

从中得到了对于自己的解释，他知道他是属于高卢人，他的眼睛也是蓝色的，高卢人的坏品质他有，他也记得十字军东征去东方诸事。倾向神秘主义，接受撒旦的诱惑，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得之于祖先。这就是他从他祖先劣等民族那里接收下来的遗产，其中也包含对十字架上的耶稣的感情和圣母马利亚的崇拜，但是他也经常参加魔巫夜会(sabbats)。

II

述说过去以解释自己。最后面对一个正在诞生的新世界。

III

在这个现代世界之中，兰波可能相信其中有他的一席之地，但是他并没有找到。他只有远走他方，去做“伟大的出行”(grands voyages)，到原始民族中去生活，当回来时，他可能相当强劲有力可以去统治，他将

得救。(似与殖民主义泛滥的时代潮流、社会现实有关)

IV

宣布要出走。但是并没有动身。他不可能自我解放。他不知生活有什么意义。他只觉自己被引向罪恶，但又觉自己在提升，达到完美与仁慈的高度。但他又觉无能为力，痛苦不堪。

V

这一节是最辉煌的。兰波回想他童年时充满着亡命之徒的梦(不受法律保护的人 hors-la-loi)，回想起二月那一次巴黎之行，严寒，不可言状的赤贫。然后又提起巴黎“流血一周”(la semaine sanglante)大火燃烧之事。他本人也曾在巴黎大镇压期间面对行刑分队。

在这样的地方出现含的种族(la race de Cham)的想法，面对白人他是一个黑人，白人下船登陆是为了征服黑人，这样的想法出现，肯定与《黑人之书》有关，但对《坏血统》与在前的计划的关系无法确定。

在一部确定的作品中出现这样一些与此相异的成分说明《坏血统》各组成部分本来不一定是协同统一的。在开头，被诅咒的人是一个蓝眼睛的高卢人，现在他又成了黑人。